

唐宋時代金銀之研究

汪時璟題

唐宋時代金銀之研究

原著 加藤 繁

第二卷 目錄

第五章	唐宋時代之金銀錢	一
第六章	唐宋時代之金銀器飾	三二
第七章	唐宋時代之金銀價格	六二
第八章	唐宋時代之金銀出產地及其輸出與輸入	八五
第一節	唐代之金銀出產地	八五
第一項	金之出產地	八五
第二項	銀之出產地	九二
第二節	宋代之金銀出產地	九九
第一項	金之出產地	九九
第二項	銀之出產地	一〇五
第三節	唐宋時代之金銀坑冶制度	一一六
第四節	唐宋時代之金銀歲課	一二一

第五節	唐代金銀之輸出與輸入	一二五
第六節	宋代金銀之輸出與輸入	一三一
第七節	朝貢賜與歲幣與金銀	一四五
第八節	綜括	一四八
第九章	唐宋時代之金銀鋪	一五二
第十章	金時代之銀	一八一
第十一章	隋以前及元以後的金銀	一九〇
第一節	隋以前之金	一九〇
第一項	先秦	一九〇
第二項	前漢	一九五
第三項	後漢	二〇六
第四項	晉	二〇八
第五項	南朝	二一一
第六項	北朝	二一五
第七項	隋	二一八
第八項	金器裝飾品	二二二

第九項	綜括	一二七
第二節	隋以前之銀	一二一
第三節	元以後之銀	一二三
第一項	元	一二四
第二項	明	一二九
第四節	元以後之金	二五七
第一項	元	二五七
第二項	明清	二五八
第十二章	結論	二六三

插圖目錄

第二十六圖	正德通寶金錢.....	一六
第二十七圖	招納信寶金錢.....	一七
第二十八圖	撤帳金錢.....	一七
第二十九圖	內藤博士藏古銀錠.....	二三四
第三十圖	山東省出土古銀錠.....	二三五

唐宋時代金銀之研究

(以金銀之貨幣機能爲中心)

原著 加藤 繁

第五章 唐宋時代之金銀錢

在唐宋時代除金銀錠，金銀餅等金銀地金之外，尙有金銀錢卽由金銀所鑄成的錢。本章就是研究此金銀錢問題。金銀錢多貯藏在宮廷中，試觀下引諸事例卽可知其一斑。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二)建炎元年(即靖康二年)二月丙子，金人索取汴京內庫之寶貨條原注中引用宣和錄云：

略上宣和錄又云。金人入內。徑取諸庫珍珠四百二十三斤。玉六百二十三斤。珊瑚六百斤。略中上皇閣分金錢四十貫。銀錢八十貫。皇帝閣分。金錢二十貫。銀錢四十貫。皇后閣分。金錢十一貫。銀錢二十二貫。云云。

此例中上皇，皇帝，皇后各閣分共計有金錢七十一貫(即七萬一千文)，銀錢百四十二貫(即十四萬二千文)，此數字果正確與否雖不得而知，惟當時宮廷中曾藏有許多金銀錢則可想而知。這種金銀錢不但起于宋代恐怕還是從唐代接續下來的。

資治通鑑(卷二百十六)玄宗天寶十載正月甲辰條云：

祿山生日。上及貴妃。賜衣服寶器酒饌甚厚。後三日召祿山入禁中。貴妃以錦繡爲大襦褌。裹祿山。使宮人以

綵輿昇之。上聞後宮歡笑。問其故。左右以貴妃三日洗祿兒對。上自往觀之喜。賜貴妃洗兒金銀錢。復厚賜祿山。盡歡而罷。

在此例即可看到于安祿山誕生後三日，玄宗皇帝有賜楊貴妃洗兒金銀錢之事。在唐姚汝能安祿山事蹟（卷上）中亦有如此同樣的記事云：

貴妃賜洗兒金銀錢物。

唐韓偓金鑾密記云：

天復二年。大駕在岐。皇女生三日。賜洗兒果子。金銀錢。銀葉坐子。金銀錠子。

這是在昭宗天復二年，皇女誕生後三日，賜與金銀錢及其他諸物之例。至宋代續資治通鑑長編（卷百八十九）仁宗，嘉祐四年四月壬辰，知制誥劉敞上言中云：

又聞多作金銀犀象玉石琥珀玳瑁檀香等錢。及鑄金銀爲花果。賜予臣下。自宰相臺諫。皆受此賜。臣謂無益之費。無名之賞。殆無甚於此。云云

這是爲諷諫三日前即四月己丑日因宮人董氏生皇女而賜臣下以金銀錢及其他諸物之例。又此條之原注云：

五月戊午。周氏又生女。江休復雜志云。公主誕慶三日。宰臣以下。包子有金銀。玳瑁犀角檀香象牙錢。三舍人。獨二人權修注得之。四待制。獨三講筵得之。劉敞何鄴不與。向侍郎亦不霑。臺中。自獨坐至監察一等受賜。館中。惟吳及正言得之。蓋內宮懼臺諫也。

這也是于翌五月戊午，皇女誕生之際，而賜予金銀錢及其他諸物之例。這種金銀錢的賜予，不但在仁宗一朝而已，通北宋南宋皆廣泛的流行。如蔡條鐵圍山叢談（卷四）中云：

祖宗故事。誕育王子。○擬是皇之意公主。每修其慶。則有浴兒包子。並賚巨臣戚里。包子者皆金銀大小錢。金果。塗金果。犀玉錢。玉方勝之屬。如誕皇子。則賜包子罷。又逐後命中使人。齎密賜賚約。頒諸宰相。徐臣不可得也。云云。

洪邁容齋四筆(卷六)洗兒金錢條云：

車駕都錢塘以來。皇子在邸生男及女。則戚里三衙。浙漕京尹。皆有餉獻。隨即致答。自金幣之外。洗兒錢果。動以十數合。極其珍巧。若總而言之。殆不可勝算。云云。

朱或萍洲可談(卷一)云：

略上近歲帝子蕃衍。宮闈有慶事。賜大臣包子。○包子之中含有金銀錢讀上述鐵園山叢談銀絹各數千兩匹。文及續通鑑長編嘉祐四年五月注即可知

據容齋四筆所述皇子包含男女。由此可知當皇子公主誕生的時候都是這樣的。當皇子公主誕生後三日(關於皇子男女初生時姑置而不論)舉行有所謂洗兒。浴兒等儀式。賜大臣以金銀錢及其他諸物。這大概是通唐宋二代所風行的慣例。在唐代對此慣例雖無明文。惟據上述金鑾密記文。昭帝天復二年皇女誕生之際即有洗兒金銀錢等賜予之例。當時昭宗正蒙塵在岐州。被朱全忠所包圍。瀕于危急之際。而猶舉行此儀式。可知賜洗兒金銀錢的慣例。由來已久。故雖在危急之際亦未嘗中止。註一。又據資治通鑑及安祿山事蹟安祿山生日後三日。楊貴妃以錦繡爲大襁褓裹祿山使宮人以綵輿舁之之時。玄宗皇帝即賜貴妃以洗兒金銀錢。蓋貴妃戲以祿山擬爲初生赤子。于誕生後三日復舉行洗兒式。玄宗皇帝亦擬爲貴妃初生赤子故賜以洗兒金銀錢等。由此例觀之。在玄宗時皇子皇女誕生時已有賞賜洗兒金銀錢等的習慣。又洗兒金銀錢賜與大臣等之外。對於親生母之宮人亦有下賜。亦可于此例中窺知之。要之。洗兒金銀錢下賜的慣例亘唐宋二代都已存在。

金銀錢的賜予不必限定在洗兒的時候，周密武林舊事（卷二）公主下降條敘述在南宋時代公主下降唯一之例理宗的皇女周漢國公主出降的事實云：

外庭奉表稱賀。賜宰執親王侍從內職管軍副都指揮使已上金銀錢勝色子有差。依熙寧式駙馬家親屬各等第推恩。

這是在公主下嫁時賜予宰相執政以下以金銀錢之例，且原注云，依熙寧式，則在神宗熙寧時代之制度已有如此規定。全書（卷八）題爲皇后歸家謁廟（用咸淳皇后例）條中有云：

皇后散付本府親屬宅春幹辦使臣已下

金合 金瓶 金盤盞

金環 金銀 金釵

金錢共金五百兩 銀盤盞共二千兩 細色段匹

翠領 翠花 翠冠

翠扇 翠篋環 銀錢

畫扇 略

這是宗宗全皇后當其歸家謁廟時，分與親屬宅眷等禮物之中亦有金銀錢之例。所謂金錢共金五百兩，五百兩是指金錢的總體重量。又全書，宮中誕育儀例略條云：

宮中凡閣分有娠。將及七月。本位醫官。申內東門司及本位提舉官奏聞。略中門司奏排辦產閣。及照先朝舊例。三分減一。於內藏庫。取賜銀絹等物如後。

羅二百匹

絹四千六百七十四匹

金二十四兩八錢七分四釐

銀四千四百四十兩

銀錢三貫足

大銀盆一面

略○中

金銀果子五百個

略○下

此例於宮人妊娠之時，其賜物之中有銀錢三貫足。所謂足者是實足錢額之意，即一貫正真表示一千文。此外續資治通鑑長編（卷七十三）真宗大中祥符三年四月癸亥條云：

是日後宮李氏生子。知開封府周起。方奏事。上謂起曰。知朕有喜乎。起曰臣不知也。上曰朕始生子。即入禁中。懷金銀出。探以賜起。

這是仁宗於皇子出生之日，喜樂之餘，賜知開封府周起以金錢之例。全書（卷九十四）天禧三年八月己亥條云：

大會道釋於天安殿。凡萬三千八十六人。先是建道場。是日上親臨視。以藥銀鑄大錢而賜之。

這是賜藥銀大錢與道釋之例。宗史（卷四百二）畢再遇傳云：

略上武藝絕人。挽弓至至二石七斗。背挽一石八斗。步射二石。馬射一石五斗。孝宗召見大悅。賜戰袍金錢。

此例爲對於再遇之武藝而賞賜以金錢與戰袍。由上可知金銀錢的賞賜，已應用於種種方面，不過從大體講，其應用

的範圍在宮廷等私事方面比之國家等公事方面要占多數。又武林舊事(卷三)歲除條云：

略上后妃諸閣。又各進歲軸兒及珠翠百事吉利市袋兒小樣金銀器皿。并隨年金錢一百二十文。旋亦分賜親王貴邸

宰臣巨璫。云云。

這是從后妃所進獻之金錢及其他物又分賜親王貴邸等之例。

這也是私的賞賜之一，最著名而特別不可閑視者尚有所謂金錢會。舊唐書(卷八)玄宗本紀開元元年九月己卯條

云：

宴王公百寮於承天門。令左右於樓下撒金錢。許中書門下五品已上官。及諸司三品已上官爭拾之。仍賜物有

差。

這是宴王公百官於承天門(宮城正南門)時令左右以樓上撒金錢，許五品三品以上官爭拾之之例。杜甫曲江對酒詩

云：

城上春雪覆苑牆。江亭晚色靜年芳。林花著雨燕脂落。水荇牽風翠帶長。龍武新軍深駐輦。芙蓉別殿謾焚香。

何時詔一作重此金錢會。暫醉佳人錦瑟旁。

此例有金錢會三字，這是指開元元年承天門之宴的故事，後世注釋家亦作如此解釋。蓋承天門金錢會的豪奢，曾盛概一世，至肅宗中興以後猶爲故老之所追念不已。唐蔣防幻戲志葉法善條云：

又嘗因八月望夜。師與玄宗遊月宮。略中自月宮還。過潞州城上。俯視城郭悄然。而月光如晝。師因請玄宗。

以玉笛奏曲。時玉笛在寢殿中。師命人取。頃之而至，奏曲。既投金錢于城中而還。旬日潞州奏。八月望夜。有

天樂臨城。兼獲金錢。以進。

這是道士葉法善陪玄宗遊月宮，於歸途在潞州城上撒金錢之例，白孔六帖（卷八）所引盧子唐逸史亦與此略同。蓋承天門的金錢會是很有名的，所以有附會此事而作出如此談講的吧。惟金錢會不必只限於玄宗時代而已，在宋代也有類似的情形。如宋史（卷五）太宗本紀二，雍熙四年四月丁未條云：

幸金明池。觀水嬉。遂習射瓊林苑。登樓。擲金錢。繪綵於樓下。縱民取之。

這是從樓上擲金錢繪綵使民拾取之例。又張知甫張氏可書中亦有云：

宣和預賞。每擲金錢於樓上。以爲戲笑。有獻口號云十不羨者。皆譏切之言。即捕之而不獲。

在徽宗宣和中亦有同樣的事情發生。可書文雖簡單，而所云每擲金錢之每字來看，我們可以認爲這種集會是常常舉行的。更降而至明宣宗與景宗時亦有撒金銀之戲註二，茲從略。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四十一）紹興元年正月己未條云：

浙西安撫大使劉光世言。自去臘至今。招到女真及簽事。共六百六十餘人。乞補官。詔補忠訓郎已下至效用甲頭。內無姓人賜姓趙。先是左監軍昌屯海陵。光世知其衆久戍念歸。乃鑄金銀銅三色爲錢。文曰招納信寶。皆有使押字。以爲信號。獲敵人之解事者。貸而不殺。俾密示儕輩。有欲歸附者。過江執錢爲信而納之。自是歸者不絕。遂創立奇兵赤心兩軍。

此例敘述劉光世曾鑄金銀銅三種錢以招誘金兵，並以之爲降伏信號。宋史（卷三百六十九）劉光世傳亦有云：

略上時金兵留淮東。光世頗畏其鋒。楚州被圍已百日。帝手札趣光世援楚者五。竟不行。但遣王德鄴瓊。將輕兵以出。時奏殺獲而已。楚州破。命光世節制諸鎮。力守通泰。完顏昌屯承楚。光世知其衆思歸。欲攜貳之。乃鑄金銀銅錢。文曰招納信寶。云云。

以上是閫外之將帥鑄造金銀錢，以利用於軍事的珍異的史實。又葉紹翁四朝聞見錄（戊集）倪冑師旦周筠等本末條云：

遂籍其家。得金箔金二萬九千二百五十片。金錢六十瓣。云云。

前安遠軍節度使蘇師旦，在其家財之中，有金錢六十瓣，所謂瓣者與緡字同義。由此可知宋末在富貴之家亦多藏有金銀錢。

金銀錢在內廷與民間亦有用於其他諸儀式者。宋洪遵泉志（卷十五）厭勝品，撒帳錢條云：

上景龍中。中宗出降睿宗女荊山公主。特鑄此錢。用以撒帳。敕近臣及修文館學士拾錢。其銀錢則散貯絹中。金錢每十文。即繫一綵條。學士皆作却扇。其最近御座者。所獲居多。云云。

在景龍中荊山公主降嫁時，鑄造特殊的金銀錢以爲撒帳之用。所謂撒帳是婚姻儀式中之一種，當新郎新婦參拜家廟畢，回房之後，婦女以金銀錢等向帳散擲即謂之撒帳。專敘述宋汴京風俗孟元老之東京夢華錄（卷五）娶婦條亦有云：

上男倒行出。面皆相向。至家廟前參拜畢。女復倒行。扶入房講拜。男女各爭先後對拜畢。就床。女向左。男向右坐。婦女以金錢綵果散擲。謂之撒帳。

記述南宋首都杭州事跡吳自牧之夢粱錄（卷二十）嫁娶條亦有云：

次諸家神及家廟行參諸親之禮畢。女復倒行。執同心結牽新郎。回房講拜禮。再坐牀。禮官以金銀盤盛金銀錢綵錢雜果撒帳。

按撒帳爲亘唐宋二代朝野所通行的儀禮。因此金銀錢的使用亦可知是同樣都有的。其次，東京夢華錄（卷五）育子條

云：

上略就蓐分娩訖。人爭送粟米炭醋之類。三日落臍灸額。七日謂之一臘。至滿月則生色及細繡錢。貴富家金銀犀玉爲之。并果子。大展洗兒會。親賓盛集。煎香湯於盆中。下果子綵錢葱蒜等。用數丈綵纒之。名曰圍盆以釵子攪水。謂之攪盆。觀者各撒錢於水中。謂之添盆。盆中棗子直立者。婦人爭收食之。以爲生男之徵。浴兒畢。落胎髮。遍謝坐客。抱牙兒入他人房。謂之移窠。云云。

夢梁錄(卷二十)育子條更詳述之云：

足月既坐蓐分娩。親朋爭送細米炭醋。三朝與兒落臍灸額。七日名一臘。十四日謂之二臘。廿一日名曰三臘。女家與親朋俱送膳食。如猪腰肚蹄脚之類。至滿月則外家以綵畫錢或金銀錢雜果。及口送綵段珠翠額角兒食物等。其家大展洗兒會。親朋俱集。煎香湯於銀盆內。下洗兒綵錢等。仍用色綵纒盆。謂之圍盆紅。尊長以金銀釵攪水名曰攪水。名曰攪盆釵。親賓亦以金錢銀釵撒於盆中。謂之添盆。盆內有立棗兒。少年婦爭取而食之。以爲生男之徵。浴兒落胎髮畢。以髮入金銀小合盛。以色線結繸絡之。抱兒遍謝諸親坐客。及抱入姆嬭房中。謂之移窠。若富室宦家則用此禮。貧下之家則隨其儉法。則不如式也。云云。

二書所記述雖有多少出入，惟大體是一致的。由此可知在南北宋時代子女出生滿一個月後即有舉行洗兒會之儀式，其時從外家所送來金銀錢之類，在洗兒會之當日，由親賓將金銀錢投入盆中。據前述在內廷皇子皇女生後三日即舉行洗兒儀式，在民間於子女生後一個月才舉行洗兒會，二者日期雖不同，而其舉行洗兒儀禮則上下相同。我想當皇子皇女舉行洗兒節之際，賜金銀錢及其他諸物以外，如夢華夢梁二書上所記當浴嬰兒於湯盆中之時，投以金銀之儀式諒也必舉行的吧。要之，在嫁娶與育子等吉禮時用金銀錢大概是朝野共通舉行的儀式。

金銀錢又有用於喪禮者。太平廣記(卷三百九十)墳墓二，李思恭條廣異記云：

乾寧三年丙辰。蜀州刺史節度參謀李思恭。埋弟於成都錦浦里北門內西迴第一宅西。與李冰祠鄰。距宅之北。地形漸高。岡走西南。與祠相接。於其堂北。鑿地五六尺。得大冢。輒壁其固。於輒外得金錢數十枚。各種七八銖。徑寸七八分。圓而無孔。去緣二分。有隱起規。規內兩面各有書二十一字。其緣甚薄有刃焉。督役者馳其二以白思恭。命使者入青城雲溪山居。以示道士杜光庭。云此錢得有石餘。思恭命並金錢復瘞之。但不知誰氏之墓也。云云。出廣異記

此例敘述在唐昭宗乾寧三年，在成都地方從古冢中掘出奇異的金錢。此例雖不能盡信，惟據癸辛雜識別集上，至元二十二年乙酉，述楊璉真伽發掘宋諸帝陵事中云：

金錢以萬計。皆爲尸氣所蝕。如銅鐵。以故諸凶棄而不取。往往爲村民所得。觀此，從諸陵中掘出許多金錢，則可知當時天子與大官之陵墓中常埋有金錢之類。

在富貴社會，金錢亦有用於遊戲與卜筮等場合者，五代王仁裕開元天寶遺事戲擲金錢條云：

內廷嬪妃。每至春時。各於禁中結伴。三人至五人。擲金錢爲戲。蓋孤悶無所遣也。

這是在內廷中嬪妃，以每三五人爲一組，擲金錢爲戲之例。此遊戲名之曰白打錢。如明楊慎楊升庵文集(卷六十八)白打錢條引唐王建與韋莊詩云：

白打錢戲名。王建詩。寒食內人嘗白打。庫中先散與金錢。韋莊詩。內官初賜清明火。上相閒分白打錢。

此遊戲以如何分勝敗呢？觀宋孫鑑宗西畚瑣錄中所云即可窺知其一斑，其文云：

今人擲錢爲博者。戲以錢文面背分勝負。曰字曰幕。云云。

又唐范攄雲溪友議(卷五)中列舉俳優周季南之妻劉探春所唱詞云：

開向江頭採白蘋。常隨女伴賽江神。衆中不敢分明語。暗擲金錢卜遠人。

宋周密齊東野語(卷六)詩用事條舉示出有所謂吳中孚者之傷春絕句云：

白髮傷春又一年。閑將心事卜金錢。梨花瘦盡東風懶。商略平生到杜鵑。

此二例一爲擲金錢卜遠人，一爲將心事卜之於金錢之句。大和方音譜娼夫花季郎列舉作曲中有「卜金錢」一篇。由此可知在唐宋元時代，曾有擲金錢以作卜易之用。其卜法仍以所擲金錢是露出面部還是背部以爲決定吉凶可否之徵兆。又宋史(卷二百四十四)宗室傳一，燕懿王子惟吉條云：

上略三歲作弱弓輕矢。植金錢爲的。俾之戲射。十發八中。帝祖甚奇之。

這是用金錢爲標的俾之戲射之例。又元張國寶雜劇薛仁貴，第一折中，薛仁貴與張士貴二將爭戰功時，亦以射金錢三箭，觀其中的與否以決定其是非。在大和正音譜元顯之作曲中亦揭有射金錢之名。據上述可知在宋元時代，關於遊戲與判斷等場合亦間或有射金錢者。

金銀錢亦往往有充作支付物價之用。宋張知甫張氏可書有云：

道君既遜位。乘輿輿。出東水門。○在汴京外城東南隅。汴自河茲流至城外。自稅舟。得一草籠回腳糧船。與舟人約價登舟。見賣蒸餅者。於篋中取金錢十文。市一枚以食。少頃童貫蔡攸等數人。單騎俱至。云云。

此例中之道君即徽宗皇帝。徽宗既讓位之後，以微行出汴京城外，買舟浮汴水，見賣蒸餅者，即於篋中取出金錢十文市一枚以食。按張知甫爲北宋末南宋初時代的人，此事諒必已膾炙於當時一般人之口。又耐得翁都城紀勝中有云：

隆興間。高廟。與六宮等。在中瓦子相對。今修內司染坊看位。觀孝宗皇帝孟享。迴就觀燈買市。簾前排立內侍官。帙行堆垛見錢。宜押市食歌叫。支賜錢物。或有得金銀錢者。云云。

這是當孝宗隆興中，高宗遊杭州中瓦子時，求買市食，（意謂市井之食物）支賜錢物之外，或有以金銀錢支付其代價者。武林舊事（卷三）西湖遊幸條云：

淳熙間。壽皇以天下養每奉德壽三殿。遊幸湖山。御大龍舟。宰執從官。以至大端應奉諸司。及京府彈壓等。各乘大舫。無慮數百。時承平日久。樂與民同。凡遊觀買賣。皆無所禁。畫楫輕舫。旁午如織。○中時有宣索賜予。如宋五嫂魚羹。嘗經御賞。人所共趨。遂成富媼。朱靜佳六言詩云。柳下白頭釣叟。不知生長何年。前度君王遊幸。賣魚收得金錢。云云。

這是在淳熙中，孝宗奉太上皇帝高宗遊幸西湖，爲欲樂與民同。朱靜佳歌頌其事之六言詩中即有賣魚收得金錢之句。此文並見有宋五嫂魚羹。關於此事在全書（卷七）敘述淳熙六年三月十六日，二帝泛湖至聚景園，珍珠園條亦有云：

至翠光。登御舟。入裏湖。出斷橋。又至珍珠園。太上命盡買湖中龜魚放生。並宣喚在湖賣買等人。內侍用小綵旗招引。各有支賜。時有賣魚羹人宋五嫂。對御自稱。東京人氏。隨駕到此。太上特宣上船起居。念其年老。賜金錢十文。銀錢一百文。絹十四。仍令後苑供應泛索。

此例有賜宋五嫂金錢十文，銀錢一百文之事。此項金銀錢想一面是作爲魚羹之代價，一面兼作爲賞賜之物吧。又武林舊事（卷二）元夕條云：

上略。既而取旨宣喚市井舞隊及市食盤架。先是京尹預擇華潔及善歌叫者。謹伺於外。至是歌呼競入既經進御。妃